

□廉玮玮

一个煎蛋的幸福

他们已经冷战了一个礼拜，因为大学时相恋女友的一个电话。那天，大学女友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打电话过来，她说两天后要到他所在的城市出差，希望能跟他见个面。而这时，他恰巧提前下班陪着妻子正在为就要过生日的母亲挑选羊毛衫，也许对方没想到上班时间他会和妻子在一起。他还在极力解释，妻子已经哭着冲出了商场。

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，本来他是想过去“请”的，可一向温柔贤惠的妻子可能气昏了头，竟然没有到场给在第二天过生日的母亲祝寿，这下惹恼了丈夫，虽然开明的母亲一再表示没什么，媳妇生了儿子的气，这样做可以谅解，并且命令儿子马上到丈母娘家去接媳妇。可做儿子的还是觉得窝火，这媳妇太不懂事了。

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僵着，整整一个礼拜了，互相连个电话也没有。不知妻子过得怎么样，丈夫一个单身汉可是受了不少的苦，上大学时落下个胃病，不能饿着，不能凉着，吃饱了还不能马上睡觉，要不然就会胃疼。以往每天早上老婆都会早早起床为自己热牛奶、煎鸡蛋，还别说这小心眼的老婆，一手的好厨艺，就单单这又酥又香、焦嫩可口的煎鸡蛋做出来，就能让人垂涎三尺。他是最爱吃煎鸡蛋了，一年四季天天吃都不腻烦，这几天可好，不但没了早餐吃，有两个早上还睡过了头，急急忙忙赶到单位后，一大堆的工作等着去做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这被老婆养好的胃病又犯了。有几次他想给媳妇打电话的，可一想起妈妈过生日的事儿，他的气就又上了，哼，非要好好教训一下她不行！他索性一个人过起了自由生活，虽然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。

那天早上，他还在被窝里，隐隐约约听见有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接着老婆进来了，她一句话也没说，开始收拾衣物，他一骨碌起床，问道：“怎么，还没在娘

家住够啊？打算搬家呢？”“不是搬家，是离婚！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俩的日子没法儿再过了！”“啥？离婚？太严重了吧？好好的离什么婚……”他发觉妻子很认真，便慌了神，不停地解释、道歉，可妻子的态度很坚决，这个几日未见的小娘子竟然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让他签字，他一下子蒙了。想起妻子的种种好处，他越发地不舍和难过，他想拉妻子坐下来谈，可妻子却一把甩开了他说：“别碰我！”好家伙，动真格的了，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虽然妻子有不对的地方，可自己的做法也有错啊。“老婆，既然你不念夫妻情分，非要离婚，我也不拦你，可在办手续之前，我们再一起吃顿早餐吧。”他红着脸圈来到了厨房。

结婚三年了，他还从未做过一顿饭，一日三餐都是老婆做好了盛给他吃的，进了厨房，他的脑子一片空白，真不知该从何下手。回忆着老婆的做法，他拿出鸡蛋，打开火，放上油，开始煎蛋，火可能太大了，油可能是放少了，煎的时间可能有点长了，自己的心情也可能太糟了，总之，他煎出来的鸡蛋又黑又硬，让人毫无胃口。

煎蛋端上了餐桌，妻子坐在沙发上抹眼泪，“老婆，早餐我做好了，你过来吃吧，这三年来，感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，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没有男人的风度，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对老婆造成了伤害，还和老婆怄气，斤斤计较，我不值得你爱，但愿我们分开之后你能找到一个比我强的人……”丈夫一边动情地说着，一边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沙发上的妻子坐不住了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谁说要真和你离婚了，你可真够狠心的，六七天了，一个电话都没有，你不是铁了心不要我了吗？”“老婆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其实早就知错了，就是死要面子，没好意思……你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就饶过我这一次吧……”丈夫装出一副可怜相，一旁的妻子破涕为笑。

□王佳

谢谢你，司机师傅

前几天连续的雨雪天气，给干燥的初冬送来了几丝寒意，空气也湿润了许多，但同时也给市民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。

我因有事想要提前赶回家，于是下班后，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。上车后，司机师傅问我：“如果你没有急事儿的话，我能不能将车开得慢一些？”我一时有些奇怪，按说像这样的天气，出租车司机应该是开快车，这样可以多跑几趟，多赚些车费。但这位师傅却要开慢车，这是为何？于是我问他：“师傅，别的司机都想在雨天跑快车，多拉些客人，多赚些钱，你为什么想要开得慢一些呢？”他说道：“正因为是这样的天气，才应该开得慢一些，因为天正在下雨，路面还有很多积水，这个时段路上的行人又多，如果以过快的速度行驶，从那些行人身边开过去，会溅人一身泥水的，咱们不能只顾自己痛快，不顾别人的感受吧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真是吃惊不小，没想到司机师傅能这样为他人着想，敬佩之心油然而生，顺便赞美了师傅几句。司机师傅一听就乐了，他说其实自己也是有感而做的。记得那天也是下着雨，他回到家，看到女儿扑在她妈妈怀里很伤心地哭着，一问才知道，下午在上学校路上，被一辆“飞车”溅了一身脏泥水。

听了他的讲述，我很有感慨，想想自己在雨天也经常遭到“飞车沐浴”，好一点的会被浇一身雨水，要是在较脏的路面就要惨一些，更可怕的是在施工的路面，黄泥水和着雨水会同时向你袭来，惨状就可想而知了。我自己已是几经这样的“沐浴”了，真是不堪回首。这一路上，我也不催促他，司机师傅很小心地开着车，遇到有行人时，就会把本已不快车的速度降到最慢，避免了路面积水的飞溅。真希望所有的司机都能像他一样文明行车，那雨天出行的人就不会再遭到泥水的飞溅了。

□刘景堂

窑洞房的回忆

窑洞房这个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的产物，让许多中老年人至今记忆犹新。它是时代的象征、历史的见证。

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焦作矿山机器厂，是1949年建厂的老企业，职工住房十分简陋。1958年，厂里建起了10栋两层窑洞楼共700多间，每间屋子只有13平方米，全厂500多户职工住在这里。由于窑洞楼每间房只能铺两三铺床，通风和采光都不好，不少职工在本来就狭窄的过道两边又垒起了煤火，到了夏天热浪袭人，居住在这里的职工和家属吃尽了苦头。

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居住在窑洞里的职工迫切希望改善住房条件。厂领导也把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当成一件大事来抓，从1989年开始，便着手拆除窑洞楼，建筑新住宅，特别是从1996年起加快了住房建设的步伐。

1999年4月8日，对焦作矿山机器厂的职工来说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这天10时，随着一声爆破声响，这个厂最后一栋职工住宅窑洞楼顷刻间变成了废墟。从此，焦作矿山机器厂职工居住窑洞楼成为了历史。

如今，焦作矿山机器厂东西家属院都是漂亮舒适的单元楼，住房条件大大改善。焦作矿山机器厂住宅的变化是焦作市的一个缩影，是改革开放凯歌中的一个音符。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，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，把我们的焦作市建设得更加美丽！



我和周总理侄子拉家常

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我们当时的市委书记武守全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，正好和邓颖超同志分一个组，那时候邓颖超同志身体不好，大会委派武守全等去邓颖超同志家送大会材料。邓颖超非常亲切地接见了他们。当武守全同志介绍自己在河南焦作担任市委书记后，邓颖超同志说，总理二弟的孩子在焦作。武守全一听，自己全然不知。回到焦作经了解，周恩来总理的侄子果然在焦作。由于当时总理生前家教严格，他的侄子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，焦作知道他是总理侄子的人也很少，有的即便听到了也似信非信。总理的侄子在焦作，而且是一般干部，找个老婆还是工人，这可能吗？我是焦作的记者，也有责任弄清楚这个历史。

1989年清明节前，我想这是祭奠周总理的最好时机，我几经周折，在政府南家属院胡同的尽头找到了总理侄子的家。那时那里还没有拆迁改造，一个小院，一个极普通的房子。我没有直接说采访他，只说我崇拜周总理，希望他在清明祭奠时带去我们老百姓对总理的怀念。周总理的侄子听了有些感动，我们聊了一会，他问我在哪里工作，我说在焦作日报社，他马上说：“你这次来是另有图吧？”我也非常直接。我说：“是的，老百姓怀念总理的感情你应该理解，我想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了解总理鲜为人知的高尚品德。”也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说：“我接受你的采访。”

他说他叫周荣庆。总理弟兄三个，总理老大，膝下无子，他是老二的独子，老三有三子三女。

他是上世纪50年代时从北京分到焦作工作的，我采访那年他已经61岁，是个政府部门的一般干部，已经退休。我们俩聊了两个下午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他告诉我，他和矿山机械厂一女工的婚姻，总理和邓大姐特别满意，以后对侄媳妇也特别好，说工人阶级最朴实。总理生前送给他三件礼物，一件是总理去法国留学一直穿到解放初期的皮大衣，一件是总理长征用过的搪瓷碗，还有一件是总理带到法国又带回来的一块银圆。他告诉我，总理逝世一段时间后，中国历史博物馆已经把前两件征集走了。

总理逝世时，邓大姐把周家的小字辈召集在一起，送他们一些总理生前用过的东西，他分的是一件灰棉衣，几件领口和袖口已经翻修过的衬衣，周荣庆说，别看总理接见外宾时衣服挺挺，其实他的衬衣都是翻修过的假袖假领。我根据周荣庆的回忆，于清明节前的4月2日在《焦作日报》发了篇《让我们的灵魂接受曝光》的纪念文章。另外，当时全国报刊都在报道总理有个继母的文章，周荣庆拿出他们的家谱说：“我的爷爷是一个妻子，奶奶万氏死后我的爷爷一直没有续弦，总理一岁多时由于奶奶又怀我的父亲，总理过继给了爷爷的堂兄弟排序的十一奶奶陈氏，所以总理没有继母，应该是养母。”我又另外写了一篇《周恩来并无继母》的文章。我把文章寄给香港《大公报》、《澳门日报》和国内的《南京周末》等新闻单位，从发表以后再没有出现周总理有继母的说法了。我采访周荣庆没有几年，他也去世了，我为抢救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尽到了一个记者的责任。

作者小档案

邓少勇，《焦作日报》首席记者、高级记者，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。

□书文

母亲

从我对世事有一知半解的感知后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毕业，我总是避免在公众场合评价我的母亲。遇到别人赞美自己的母亲如何手巧或如何能干，或有人以娇嗔的口吻夸耀他(她)母亲的时候，我总是将话题岔开，尽量不把话题引向自己的母亲。我之所以不愿意向人提起自己的母亲，仅仅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而已。

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，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粗手大脚没做过一双鞋袜，在她的身上，几乎找不出多少谈资供我炫耀。母亲天生一副强壮的体魄，手指缝里常沾满不能立即洗净的泥土中的红薯汁和田野里的荆棘汁，站无站相，坐无坐相，是难登大雅

之堂的。我害怕她突然的出现，粗俗的举止，招致反感的脸色，并留下受人讥讽的话柄，从而使我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

多年以后，我这个农村长大的土娃子，从城里带着漂亮的未婚妻回乡了。母亲一见欢喜得不得了，按风俗礼仪，媳妇没过门当婆婆的要给见面礼。母亲把我拉到一边，塞给我一个布包。我打开一看，只见里面是一把一元一角的零钱还散发着母亲身体里的余温，母亲说：“这是我卖破烂攒的。”看着母亲粗糙的双手，我的泪一下子盈满眼眶。我把钱重新包好，放到母亲口袋里，掏出500元钱让她交给未婚妻。

在家的日子是短暂的，我却没与母亲好好聊聊，母亲的听力越来越差了。在与父亲聊天时，母亲就远远地站着。临行前，母亲说：“娘给你做了一双布鞋，你试试合脚不？”我很诧异，母亲怎么会做鞋？儿时我和哥哥的鞋全是小姨一手做的。父亲告诉我，自从我走后母亲就开始学做鞋，听说我又要走了，她熬了几个晚上才做好。

回城后，我时常拿出母亲做的鞋子，说实话它算不上美观，穿起来却很舒适。其实，母亲还不知道如今布鞋早就落伍了。如今，我在他乡成家立业，膝下也有了可爱的女儿。养儿方知母亲苦，每天看着妻子育女时忙碌的身影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从前的一件件内疚往事……

